

## “憩闲主人”顾维岳考

段 晓 春

### 一、何焯号“憩闲主人”之误

叶昌炽《藏书纪事诗》<sup>①</sup>卷四“何焯岢瞻”条云：

昌炽案：先生弟煌，字心友，号小山，尝自署“何仲子”。《义门题跋》或署“承筐书塾”，或署“语古小斋”，又自号“憩闲主人”，见《皕宋楼藏书志·宾退录跋》。《百宋一缠赋》注：“何义门用小方章，其文曰‘髯’。”

此据《皕宋楼藏书志·宾退录跋》以“憩闲主人”之号属何焯。

检陆心源《皕宋楼藏书志》卷五十六子部杂家类二，有：“《宾退录》十卷，影宋抄本，顾千里临何义门校。”并录有何焯“手跋”三则，其前两则云：

---

[同治]《苏州府志》卷八十九《人物十六(长洲县)》。

⑥宋翔凤：《忆山堂诗录》卷五，道光五年刻本。

⑦宋翔凤：《洞箫楼诗纪》卷二十三，道光二十八年刻本。

⑧宋翔凤：《过庭录》卷首，中华书局，1986年版。

⑨赵烈文：《能静居日记》，台湾学生书局，1964年版，第1册，第240页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

康熙庚寅之春，桐城方扶南见赠，此书从竹垞先生家转录，其中阙一叶云。焯记。

三月借汲古阁所藏研北孙翁传本，属学徒金生俨深补钞，又记。癸丑秋日，憩闲主人。

按《皕宋楼藏书志》著录此书，注明为“影宋抄本，顾千里临何义门校”，则书中诸跋非何焯手迹可知，且顾广圻所临，仅第一则标明“何焯手跋曰”五字，第二则则无。叶昌炽将其连读，故误以为“憩闲主人”为何焯。考第一跋，在“康熙庚寅之春”，即康熙四十九年（1710）。按：沈彤《翰林院编修赠侍读学士义门何先生行状》及方骛如《墓志铭》均言何焯卒于康熙六十一年六月九日，年六十二<sup>②</sup>。则何焯撰写此跋当于四十九岁时。再据“桐城方扶南见赠”一语，可知何焯刚得此书不久。然署“憩闲主人”一跋，则在“癸丑秋日”。按康熙十二年（1673）为癸丑，时何焯年仅十二。而下一“癸丑”已是雍正十一年（1733），此时何焯已逝去十一年，何及撰写此跋？故何焯“又号憩闲主人”，实子虚乌有。《清人室名别号索引》亦沿此误，当亟改。

## 二、“憩闲主人”顾维岳考

《义门先生集》卷一有何焯撰《憩闲堂八十寿燕诗序》<sup>③</sup>，云：

八十翁憩闲堂主人，舅氏维岳先生，外王母之侄也。其生辰在丁酉之月正元日前一岁。陆氏之甥元功博征名流祝嘏之辞，将侑屠苏之觞以进，而以书来告小子焯曰：“舅氏之七十，吾尝请秀水竹垞先生为之序，其文编录《曝书亭集》中。今将以属子，矧在诸甥之列，其可多让乎？”……

依言检朱彝尊《曝书亭集》<sup>④</sup>，其卷四十一有《顾叟寿序》，云：

古之跻堂介寿，不于诞日于元辰。故王公上寿之歌曰：“百福四象初，万寿三元始。”又曰：“四气新元旦，万寿初今朝。”凡臣之祝其君，宾朋之燕交友，多以岁之始行之。《崧

高》之美申甫，止及其地，《生民》之称后稷，不书其时，《閼宫》之颂鲁亦然。独三闾大夫有曰：“摄提贞于孟陬，惟庚寅吾以降。”举揽揆初度以示人，世之读《骚》者，莫不识其闾史之辰焉。中吴顾叟，幼茹古，长而摩挲古人书画，别其伪真，晚益臻于神妙。由是海内卿大夫士交重之，延之上宾席。舟车络绎于道，比于周公谨。陆友仁，叟之甥。陆生从予游，每过潭上园居，辄与叟遇。闲登其堂，书一床，画一幅，艺花数本，肃客而坐。酒旨且多，膳精而腴。其容蔼蔼，其言谆谆，不及人过失，有问必以直对。长者也。陆生语予：叟年七十，里人将赋诗介寿，请予序之。问其初度，则元日也。……

合朱、何二文观之，其所言寿主生辰及所以作《序》之由合若符契，可以断定“憩闲堂”主人即是顾维岳，并非何焯。

《藏书纪事诗》卷四“徐乾学健庵”条王欣夫《补正》<sup>⑤</sup>，录有徐乾学与顾维岳一札，云：

延令尾欠已悉，《九芝》虹县算二百金，价似太浮，今亦不敢琐琐。宋《六帖》虽佳，然价太昂，弟力不能得。若百五六十金，仍乞为购之，否则可以不必。已遣人送御矣。

又云：

宋版书及章丘本以目示。

王欣夫云：

案：延令当指季振宜，是时健庵方向季氏购书，而顾当为作介者。《九芝》据下文知为画卷名，章丘指李中麓也。前‘翁拭’条引《七十二峰足征集》，谓苏城顾维岳、陆其清两家宋元抄本云云，则顾亦吾苏藏书家，当考。

据上引朱彝尊《顾叟寿序》，知顾维岳为吴中书画收藏鉴赏名家。王欣夫云“章丘指李中麓”，所谓“章丘本”即是李开先（中麓）的藏书。朱彝尊《静志居诗话》<sup>⑥</sup>卷十二云：

李开先字伯华，章丘人，嘉靖乙丑进士，……中麓（按，李

开先号中麓)撰述潦倒粗疏,然最为好事,藏书之富,先于齐东。……先时,边尚书华泉、刘太常西桥亦好收书。边家失火,刘氏散佚无遗,独中麓所储,百余年无恙。近徐尚书原一(徐乾学字原一)购得其半。予尝借观,……闻中麓后人残书数十部,巡抚张公物色之,中有陆农师《礼象》一篇。张公歿后,访之不可得矣。

由此观之,顾氏不仅是徐乾学向季氏购书的中介人,也曾是徐氏向李开先后人购书的中介人。

《四部丛刊》续编影印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宋刊本《周贺诗集》,末有何焯手跋,曰:

东海司寇所有,宋槧。唐人诗集五十余家,惠为扬州大贾项景原所得,此册经手人朱生乞以分润,后归憩闲堂主人,予之表舅也。知予尝购之,因而辍。赠签是王伯穀先生所题云。壬辰冬日,何焯记于赉研斋。

此宋刊本《周贺诗集》首页钤“汪士钟印”、“闾源真赏”、“乾学”、“徐健庵”四印,另有一大方印压“乾学”、“徐健庵”而钤,漫漶不清,不可辨识。何焯云此册“后归憩闲堂主人”,但通观全册,并无憩闲堂顾氏藏印,可见此书虽经顾氏之手,曾为憩闲堂所藏,但顾维岳并未加钤自己的藏书印章,而是将其径直转送徐乾学。仪征吴丙湘光绪十一年校刻本《传砚斋丛书》中有徐乾学《传是楼宋元本书目》一卷,收录宋元本书四百五十种,末有“后学顾维岳检出伪宋元版书十三部”云云,可见传是楼藏书之富、之精,应该与顾维岳有很大关系。

上引何焯《憩闲堂八十寿燕诗序》,撰于康熙丙申重九(即康熙五十五年,1716),上推八十年,则知顾维岳名崧,生于明崇祯九年。

### 三、顾维岳与季振宜《唐诗》

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影印的《全唐诗稿本》为季振宜

编纂《唐诗》之初稿本<sup>⑦</sup>，此本后有顾崧于康熙十四年九月晦日所撰《书〈唐诗目录〉后》一文，云：

……先生乃奋然罗列各家之集及唐宋人选本，上至武德，下迄五代，人自为集，冠之以传，条晰次第，会合其全，而又以所藏宋本、秘钞校雠同异，误者正之，疑者释之，编葺数年，方获成稿。随命书佣缮录正本，将付枣梨，以广其传。全唐之诗，庶几备矣。先生之功，不亦伟哉！幸此稿先已赠余，得藏余所。

……

又有长洲周麟题辞，云：

维兄闲居无他嗜好，每优游于图书彝鼎间，以寄其性情意趣之所至。游迹半天下，与太兴季氏交最逆。侍御捐馆后，为文述知己之感，令阅者泪下沾襟。又尝为余言沧翁生平纂著甚富，即所见类集《全唐诗》，十年始成，备极大观，副本存憩闲堂中。吴江俞无选《唐诗正》，适余下榻楼头，借登中、晚未经见者，厘为《续遗》四卷。卯岁杪秋，维兄重加编辑，于自述内获见赠言，因次原韵，所识风雅未坠之云而。

据顾崧《书〈唐诗目录〉后》一文知季振宜曾缮录一《唐诗》正本，而将其原稿本赠于顾崧。再考周麟题辞，撰于“卯岁杪秋”，与顾文正当同时，且是与顾文唱和之作。在周麟眼中，自然以季氏原稿本为“正”，而以据原稿本誊录的抄本为“副”了。所以憩闲堂中保存的那部“副本”应当就是季氏雇人缮录“将付枣梨”的那部“正本”（即清稿本）。

歙县汪立名编《白香山诗集》，其《凡例》十三条有：

《集》中字句之讹，悉从诸本校对。家塾数种之外，复假证于吴中旧家藏书，有万间堂校改本、苕溪草堂本，最后又得憩闲堂所藏泰兴季侍御依宋刻手校本”。

此“憩闲堂所藏泰兴季侍御依宋刻手校本”应该就是季振宜《唐诗》原稿本<sup>⑧</sup>。



季氏生前即将原稿本举赠顾崧，又将“书佣缮录”的“正本”（即清稿本）存于憩闲堂中，其意何在呢？

顾崧为吴中书画鉴赏名家，且与季氏交最莫逆，季氏成稿之后“随命书庸缮录正本，将付枣梨，以广其传。”但“未几溘然捐馆”，可见季氏自知不能成此大功，故将之委托至交，以待大力者。而顾氏亦最终将季氏《唐诗》售与徐乾学，徐氏将之进呈内府，成为康熙“御定”《全唐诗》之重要工作底本<sup>⑨</sup>。

注：

①⑤叶昌炽《藏书纪事诗》附王大隆《补正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9年。

②《义门先生集》附录，宣统元年广州刻本。

③宣统元年平江吴氏广州刻本。

④《曝书亭集》八十卷，《笛渔小稿》十卷，《附录》一卷，清康熙五十三年刻本。

⑥清嘉庆间刻本。

⑦关于季振宜《唐诗》与康熙“御定”《全唐诗》的关系见俞大纲《论〈唐音统签〉》（民国二十六年《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第七本第三分）、周勋初《叙〈全唐诗〉的成书经过》（《文史探微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年）及《季振宜〈唐诗〉的编纂与流传》（《学术集林》卷十一，上海远东出版社，1997年）、贾二强《〈全唐诗稿本〉采用唐集考略》（《古代文献研究集林》第三集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1990年）。

⑧汪立名编《白香山诗集》撰成于康熙四十一年壬午，有康熙壬午“一隅草堂”刻本。季振宜《唐诗序》撰于康熙十二年十二月朔日，第二年即故去。顾崧《书〈唐诗目录〉后》撰于康熙十四年九月晦日，可见汪立名编《白香山诗集》时完全有利用季振宜《唐诗》原稿本的可能。

⑨周勋初：《季振宜〈唐诗〉的编纂与流传》，《周勋初文集》，江苏古籍出版社，2000年；拙撰《季振宜〈全唐诗〉流传经过新证》，《图书馆论坛》2002年第4期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西南科技大学文学院